

清華簡《說命》與《禮記·緇衣》

彭裕商

清華簡《說命》的刊布^{〔1〕}，證明了東晉梅本《古文尚書·說命》非先秦古文書籍，後者是後人根據先秦古書所引《說命》文句而充以其他文句以成篇的依托之作，已是很清楚的了。而清華簡《說命》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性不僅僅如此，本文試就簡本《說命》與其他先秦古籍的關係作一初步的討論，供學人參考。

大家知道，將今傳本《緇衣》與戰國時抄寫的郭店楚簡和上博簡《緇衣》相對照，會發現二者多有不同之處，尤其是今傳本第十六章孔子關於小人、君子、大人之所溺的論說，不見於簡本。這一章後面引了幾種古書，其中就有《說命》。其所引文句如下：

惟口起羞，惟甲冑起兵，惟衣裳在笥，惟干戈省厥躬。

這幾句都見於清華簡《說命》：

且惟口起戎出好，惟干戈作疾，惟衣載病，惟干戈省厥身。

兩相對照，可知今傳本《緇衣》所引文句有訛誤。但問題是為什麼這一章郭店簡和上博簡都沒有呢？筆者以為應該是兩者抄寫年代不同所致，今傳本《緇衣》的這一章應是後來加進去的，這可參考《老子》文本變化的情況。

《老子》目前所見有郭店楚簡本、馬王堆帛書本、北京大學藏西漢竹簡本以及傳世紙本^{〔2〕}。郭店簡本抄於戰國中期，馬王堆帛書本抄於秦及漢初，北大西漢簡據整理者考察，當抄於漢武帝後期^{〔3〕}，與馬王堆帛書年代相去不遠。將其相互比較，可以考見《老子》文本的變化情況。

〔1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叁）》，中西書局 2012 年。

〔2〕本文所舉傳世紙本主要是河上公本和王弼本。

〔3〕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：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（貳）》前言第 2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。

首先,在章序上,馬王堆帛書是《德經》在前,《道經》在後,與今本不同。北大西漢簡也是《德經》在前,《道經》在後,與馬王堆帛書相同。在具體的章句上,馬王堆帛書本、北大西漢簡本同今本相比,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
今本《老子》第三十章:

以道佐人主者,不以兵強天下。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,荊棘生焉;大軍之後,必有凶年。善者果而已,不敢以取強。

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、乙本:

以道佐人主,不以兵強於天下。其事好還。師之所居,楚棘生之。善者果而已矣,毋以取強焉。

北大西漢簡《老子》:

以道佐人主,不以兵強於天下。其事好還。師之所居,楚棘生之。善者果而已,不以取強。

郭店楚簡《老子》:

以道佐人主者,不欲以兵強於天下。善者果而已,不以取強。

從這一章可以清楚地看出《老子》文本的變化。年代最早的郭店楚簡語意貫通,行文簡潔,而今傳本多出“師之所處”二句,與郭店簡本相比,行文顯得駁雜。這幾句從意思來看,明顯是解釋“不以兵強天下”的,意思是說,以道佐人主者之所以“不欲以兵強於天下”,是由於“師之所處,荊棘生焉;大軍之後,必有凶年”。所以這幾句應是老子以後的道家後學對經文的注解,目的是爲了使其弟子更好地理解正文,後來被其弟子或再傳弟子誤入正文。而值得注意的是馬王堆帛書本和北大西漢簡本基本相同,只多出了“師之所居,楚棘生之”一句。這說明文句是逐漸增加的,西漢時只增加了一句,“大軍之後,必有凶年”爲西漢以後所增。

今本《老子》第六十四章:

合抱之木,生於毫末;九層之臺,起於累土;千里之行,始於足下。

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:

……毫末;九成之臺,作於羸土;百仁之高,始於足[下]。(甲本)

……木,作於毫末;九成之臺,作於藁土;百千(仁)之高,始於足下。

(乙本)

北大西漢簡《老子》：

合抱之木，作於毫末；九成之臺，作於衆土；百仞之高，始於足下。

郭店楚簡《老子》：

合……末；九成之臺，作……足下。

上所引文，馬王堆帛書乙本的“百千之高”，千字應爲仁字。《說文》仁字古文从千，此字戰國文字本从身，但身與千易混，故郭店楚簡也有寫作从千的仁字（《忠信之道》第八簡）。“百仁”即“百仞”。從文辭的比較可以看出，馬王堆帛書本與北大西漢簡本文句和用字基本一致，同今本有較多不同。特別是今本的“千里之行”，前二者均作“百仞之高”，特徵明顯。“百仞之高”是說登高，而“千里之行”則指行遠，文意迥然不同。郭店簡本此數句殘缺，但從“九成之臺”緊接一“作”字觀之，其文本應與馬王堆帛書本及北大簡本近同。

以上所舉，已可見年代相近的抄本，在具有年代意義的章句和用字方面，情況基本一致。由此而論，上所論《緇衣》的戰國竹簡本和今傳本之間的差異，應是抄寫年代不同所致，今傳本增多了章句，應晚於竹簡本。

但今傳本《緇衣》所增一章引用的《說命》爲先秦古文舊書，秦火以後已不傳世，學人無由見。漢初孔壁中曾出過一批古文書籍^{〔1〕}，其中有《尚書》。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壁中古文《尚書》多出當時流傳的伏生今文《尚書》十六篇。據孔穎達《尚書正義》所言，鄭玄所舉壁中古文多出今文的篇章中没有《說命》，其具體的篇目爲：《舜典》、《汨作》、《九共》九篇、《大禹謨》、《益稷》、《五子之歌》、《胤征》、《湯誥》、《咸有一德》、《典寶》、《伊訓》、《肆命》、《原命》、《武成》、《旅獒》、《冏命》，共二十四篇^{〔2〕}。其中《九共》九篇爲一卷，故爲十六卷，卷即《藝文志》所言篇。由此可知，秦火以後，《說命》三篇已不傳於世，漢以後人已不能見到，今傳本《緇衣》所增一章引用的《說命》文句見於戰國簡本，這就說明這一章增入的年代，應是在秦以前，戰國中期的郭店簡和上博簡之後，推測大致是戰國晚期的事。

新出文獻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已愈來愈爲學界所認識，清華簡的刊行，使得一些重要學術問題得以解決，相信隨着研究的不斷推進，其學術價值也將會愈益顯現出來。

（彭裕商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）

〔1〕許慎：《說文解字·叙》，班固：《漢書·藝文志》等。

〔2〕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經注疏》上册第118頁上欄，中華書局1980年。